

回忆林府

钟红艳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第一章

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

1966年8月19日。清晨。

他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，这个早上。

这位三十多岁的军人随着大串连的红卫兵步出检票口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方型的脸庞儿，架着一付棕色的宽边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。

不知是激动，还是拘谨？他站住了。

神圣的、陌生的、沸腾的、火爆爆的北京，一下子涌到了他的眼前：高高的钟楼。宽阔的广场。红彤彤的语录牌。五颜六色的传单、标语。

——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永远跟着您！

——紧跟毛主席从胜利走向胜利！

——把革命的家谱永远读下去！

不是幻觉吧？他狠命地摇了摇头，千真万确地感到了眼前的景物，正是梦中向往的。如今来了，千真万确地来到了北京。

他叫何一伟，原是S省军区组织处副处长，现作为林彪的秘书候选人，奉命进京报到。

昨天——1966年8月18日，他在火车上听到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消息；而今，他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气氛。

一辆辆挂着“造反有理”标语的公共汽车急驶而过。一队队，一行行，身穿黄军装的中学生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喊道：“要革命，你就站过来！要是不革命，就滚他妈的蛋！”那臂膀上的“红卫兵”袖章，倒是异常的鲜明、醒目……

何一伟被这种轰轰烈烈的气势包围着、感染着、冲撞着——北京是神圣的！

国防部——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关，远远望去，门旁站立的两位佩戴执勤袖章的卫兵，宛如两根凝固的石柱。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他走进接待室。

一位中年军人迎了出来：“啊，何一伟同志，你看，真对不起。”他满脸歉意，主动伸出手臂。

好面熟呀，何一伟略一思忖，马上认出对方是军委警卫处的宋处长。

宋处长带着鼻音很重的山东口音，很宏亮地说：“刚才派去接你的车，闹了点误会，跑两岔了。嘿嘿，热坏了吧，北京可比不上你们东北凉快呀！”他很热情地把何一伟领到休息室。

“没关系！没关系！”何一伟解开了被汗水浸湿的军衣。

“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睡一觉。下午我陪你去林总办公室报到。”

“林总办公室，在哪儿呀？”何一伟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

“喔，在毛家湾，西城区，离这儿不太远，十多分钟的路吧。”

不过，咱们先到人民大会堂，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暂时住在那里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工作的事不用忙，到时候，会有人安排的。”

宋处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一个月前，在S省军区的招待所里，何一伟奉献向一位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汇报民兵工作。说是汇报，实际上东拉西扯，对方什么都问。临分别，那领导才悄悄地透露了一句：“我姓宋，在军委做警卫工作。”

蹊跷。“警卫”——“民兵”？风马牛不相及嘛！

他就是眼前的宋处长。

随后，机关里风言风语，传说何一伟要上调高升了，闹得他惶乱不安。

私下里，他曾向首长询问过：“沈阳军区组织部要调我去吗？”

“喔，不是沈阳的问题喽。”老首长笑了笑，却又滴水不漏。

“是总政调我？”

“也不是总政的问题哟。”

何一伟没有再问下去，还有比总政还大的机关吗？也许是给军委首长或那位老师当秘书？他胡乱猜测着，却又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几天之后，干部处长风风火火地找到了何一伟：“喂！军区干部部电话通知，决定调你去林总办公室当秘书……。”

“什么?!”他吓了一跳。不能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“让我给谁当秘书？林彪！天哪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什么开玩笑，真的！北京催得紧，今天下午四点有趟快车，

你先去沈阳军区办手续，明天就到北京报到。”

是惊？是喜？容不得何一伟多考虑了，匆匆赶回家。妻子也象他一样惊住了，而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望着丈夫，只是乐。

何一伟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，登程了。送行的人可真不少，去了六七辆汽车。这当然要算是省军区的一桩大事。人们无不欣羡地说他前途无量。

前途无量吗？是的，何一伟赶到沈阳，军区曾副司令员接见他时，也是这样说。他不知道，这次调动的最后决定，是由林彪作出的。

“给林总当秘书，愿意吗？”坐在何一伟对面沙发上的曾副司令员，脸上露着长辈对晚辈慈祥的笑容，语调平缓地问道。

“愿意！”何一伟点点头。

“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怕干不好！”

“噢，那没关系，慢慢会适应的。”曾副司令呷了一口茶，“战争年代，我跟林总打过交道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嘛。长征时，我在他手下当过作战参谋，算是他的老部下了。这次，林总来大连避暑，我去看望他。叶群，喔，就是林总的爱人，‘林办’主任，她托我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讲文件的秘书。我不好推辞，可给‘林办’选秘书，真比选状元还难哪！既然你被选中了，那是件很光荣的事嘛，哈哈，很幸运的喽！”

“首长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好好干吧，祝你一帆风顺！在林总身边工作，就等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嘛！”

兴奋、欣喜、庆幸，他形容不出来自己的心情。然而，惶惑、茫然、惴惴不安，他的是确感觉到了。

电报大楼……新华门……依次从咖啡色的窗纱前掠过，汽车缓缓地停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。

何一伟紧随着宋处长，踏上花岗岩的阶梯。迎面，黄绿相间的玻璃屋檐，气势磅礴的浅灰色廊柱，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群体，组成一幅庄严、绚丽的图画。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，笔直地肃立在金黄色的铜门两旁。

他们通过层层警卫，径直向里走。宋处长不时地向卫兵、工作人员点头致意，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何一伟放慢脚步，细细地领略着大厅里的风采。雕花的天棚，精美的吊灯。浅黄色的大理石泛着光泽，显露出自然的水线波纹。脚下柔软华贵的地毯，铺成长长的通道，向前延伸着。

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意，带着淡淡的玫瑰花的馨香，迎面袭来，使人宛如置身在秘风瑟瑟的秋季。这是“空调”吧，可它安在哪儿呢？

“喂，老何，请这边走。”前面带路的宋处长停住了，何一伟快走两步，跟了上去。

宋处长轻轻推开一扇雕刻着花纹的紫檀色大门。室内一片漆黑，软绵绵的地毯将杂音都吸拢了去，静悄悄的。

宋处长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何一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努力辨认着方位。奇怪，大白天的为啥搞得这样黑呢？少许，眼眸适应了室内的幽暗，依稀可见右侧不远处有道没关严的门，一缕微弱的光线投印在墙壁上、听着窃窃私语声，他看到沙发上

坐着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便衣的。他们向何一伟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宋处长把何一伟介绍给大家，然后问道：“首长和主任起床了吗？”

“可能快了”。一个人说。

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，走出一个人来，依然看不清面孔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‘林办’秘书兼支部书记孙志民同志。”

黑暗中，何一伟的手被紧紧地握住。

“欢迎你来这里工作。”

“好啦，你们谈吧，我的任务算完成了。”宋处长显得很轻松，“何秘书，回头见，我会常来的。”

他们把宋处长送出走廊过厅。

这里，阳光灿灿分外敞亮。何一伟看到孙志民剃着小平头，绿军裤，半袖的白衬衫。鼻梁挺直，嘴角有些上翘，笑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浑身透着军人的阳刚之气，看不出是位耍笔杆儿的秘书。

“这里真大呀！”

“来过大会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抽空，我陪你转转。首长住在附近的浙江厅，刚才那个大厅叫西大厅。有光亮的地方，是咱们秘书的监时办公室，旁边有个会客厅，再隔壁才是叶主任休息的地方。”

“首长长期住在这里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是来避暑的，因为毛家湾没有空调，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，主席和总理也搬进了大会堂。主席住湖南厅118号，总理住东大

厅南侧的一个房间。”

“‘林办’秘书多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不多，有六个，两人在外地搞四清。现在人手紧，这不，把我这个支部书记也调来上阵，毛家湾那一摊子还没人管呢。”

孙志民陪着何一伟回到了西大厅。他说话速度很快，这怕是长期给林彪当秘书练就的吧。

“其实，主任早就嚷着人手不够，可选一个好秘书很难呀。”

“我知道，曾副司令员对我讲过，能选到‘林办’工作，很不容易。”

“可不，都是主任亲自制定的。什么十七级以下的北方人，要年轻的，口音正的，不皱眉头的，不多嘴多舌的。还有一条，在北京高级干部中没有熟人关系……，够上条件的，不说凤毛麟角，也寥寥无几了。你能被选上，确实不简单啦！”孙志民小声地又补了一句，“你的个头儿也起了关键的作用！”

“什么？个头儿？”

孙志民忽然站立起来，翘起手指放到嘴边，“嘘，首长过来了……”

朦胧的大厅一角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闪出一个身影，不紧不慢地向着叶群那间透着微亮的卧室踱去。

何一伟屏息举目地朝那方向翘望着，可看不清楚。

他，大概就是林彪吧？

大厅内骚动起来，象万籁俱寂的松林，刹时被一阵风掀动了。工作人员出出进进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，说话声，电铃声，咳嗽声交织在一起。头上的吊灯，壁灯骤然齐放，柔和的光照射着简洁而优雅的陈设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，面积不亚于

一个篮球场地。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。屏风上，一个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；一个是放大的毛主席手迹——《满江红》。大厅西边的整面墙壁，均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遮掩住了。叶群的休息室。小会客室及秘书的临时办公室就隐匿其后。

这时，那帷幕微微地抖动了一下，走出了身着银灰色便装的林彪。光秃秃的头顶很是醒目。他慢条斯理地向前踱去，目不斜视，好象这里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似的。

何一伟凝神观望着举世瞩目的大人物，渐渐地消失在大厅的另一端。

忽然，身旁的同志小声耳语：“叶群来了！”

孙志民陪着一位矮胖的女人，从帷幕后走出来。

人们立刻站起。何一伟有些紧张，尽管来者只是首长的夫人，可心里还是怦怦地跳个不停。

叶群一步步地临近了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她身着一套浅灰色毛料的小翻领西装，半高跟皮鞋。体态丰腴，眼睛不很大，单眼皮，眉毛略微向下倾斜。脸上淡淡地施了一层脂粉，看上去，白得不大自然。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，用得着这番修饰吗？

她睥睨地打量着何一伟，目光冷冰冰的，这越发使他窘迫无措了。听罢孙志民的介绍，叶群唯一的表示是稍稍抬了一下手臂。

出于起码的礼节，何一伟以为叶主任要与他握手，连忙伸过胳膊。可对方抬起的手臂，悠然越过头顶，轻轻地抚摸起头发来了。何一伟好不尴尬，满脸绯红。他哪里知道，叶群从不与外人握手，除非情况特殊，或与大人物见面，即便是握了，也要用酒精消消毒。

叶群转过身，吩咐道：“孙秘书，你把这里的情况向新同志介绍一下。”

“我已经介绍一些了。”

“那好，这里就不用你了。你抽空回毛家湾一趟，把各房间看一看，墙上挂的山水画都拿下来，换上毛主席语录。”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变化，叶群想的很周全。

“首长房间的也摘下来吗？”孙志民问。

“摘！”叶群干脆地说道：“不管首长的，还是我的，一律摘下来。首长号召红卫兵破四旧，我们哪里还能挂这些东西呢？叫总理和‘中央文革’的同志看了多不好。不过，那些山水画都是稀世珍品，首长和我都很喜欢，摘下后要好好保管，不要弄坏了。”

叶群一边说，一边走进临时的办公室，秘书们尾随其后。

这间房子很宽敞，中间放一张大写字台，上边摆着三架电话机，离写字台不远，临时添置了两张三屉办公桌。负责给林彪讲文件的田良秘书，站在堆得满满的桌子旁。他的左边是两张单人床。另一侧，摆放着沙发。

“田秘书，我给你找来一位帮手。”叶群指点何一伟，“你的任务是帮助老田看文件，先熟悉一下，不用着急，驾轻就熟要有个过程，老田哪，你抽时间给他介绍一下，让他知道怎样看文件，怎样讲文件。”

“是！”田良点点头。

叶群个子颇矮，顶头不过一米五十五。她在讲话时，谁都不曾坐下。何一伟猛然发现，秘书们的个头儿都不差上下，怪不得孙志民刚才说起身高一事，这岂不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

吗？

初 见 林 彪

年轻的女服务推着送饭的小车走了过来。大家这才意识到黄昏已近，该吃晚饭了，就纷纷站起身来。

大会堂的伙房设在地下室。每日三餐，服务员通过东大厅北侧的电梯，把装在保温箱里的饭菜，直接送到主席、林彪及总理的房间。

晚饭后，孙志民匆匆赶回毛家湾，奉命去摘那些不甚“革命”的山水画。何一伟安排好住处，又回到办公室。

“老何，来！这边坐，”整理文件的田良热情地召唤着。

田良原是空军的一位处长，河北人，三十七、八岁，皮肤白晰，宽阔的前额微微突起。神情专注的时候，眉头总习惯地紧蹙着，舒展开来，留在眉宇间是一道很深的印痕。他1964年底调来‘林办’当秘书，在工作人员中，很有威信，业务强，处理事情从容不迫，有板有眼。可谁知，就因为他爱皱眉毛的习惯，竟改变了他日后的命运。

“这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。”田良朝桌上嘞了嘞嘴。

“哟！这么多？”何一伟瞥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文件，“老田，真够你呛呀！”

“够呛也没办法，这不，你来得正好，帮了我大忙啦！”

“我可不行！我这个脑瓜挺笨的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太谦虚了。”

这些文件来自各省、自治区、军委、中联部、外交部、情

报部、新华社内参、“中央文革”快报、简报、要报、中央内部传阅件……内容大部分是反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全部标有“绝密”的字样。

“林办每天要收到上百份文件，我们都得过目，多则二、三十万字，少则一、二十万字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文件中的关键问题，概括出来，每天用一小时时间，讲给首长听。”

“一小时？一小时能讲多少呢？”

“讲多少算多少，挑重要的讲。”田良掰着手指说：“比如，全党、全军、全国的事，就比局部的重要；新的趋势，新的苗头，就比一般动向重要。”

“噢！学问还挺大的。”

“可不，这工作不但重要，而且担风险。”田秘书说到这儿略微迟疑了一下，“不是我吓唬你，叶主任就这样说，‘文件是你们讲的，圈是你们画的，到时候出了问题，首长一问三不知，你们可要负责任’！”

何一伟一惊，脊梁骨冒出一股凉气，嗫嚅地问：“首长他，他自己不看文件吗？”

“不看。”

“‘圈’也不画？”

“不画，一般的都由秘书代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首长身体不太好，每天听两次文件都觉得很吃力，其实时间并不长，不过半小时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要是在过去……”田良欲言又止。

“从报纸上看，首长的身体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慢慢你就会知道了。”

这一夜，何一伟没有睡好，陌生而新奇的环境，工作上的种种压力，使他精神亢奋，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一连两天，何一伟陷落进浩瀚的文件堆里，旧的尚未看完，新的又一批批送到了。一目十行，浏览着题目，看过一遍，记不住多少，翻过来再看一遍……

“旧秘书，何一伟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正在看文件，主任有事吗？”

“你带他去见首长，首长要听他讲文件。”叶群吩咐道。

田良回到办公室一说，何一伟立刻慌了手脚，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：“老田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怎么行呢？”

田良安慰他说：“首长可能只想见见你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帮你找两份好讲的文件，准备准备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

“就讲这个。”田良麻利地从文件堆里抽出两份，“不太长，是外电，反映首长‘8.18’活动的消息，他肯定感兴趣。”田良有意说得很轻松，可何一伟还是不能平静下来。

“讲文件也有窍门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文件前面有几句导语，记住，再加上几个例子观点，但不要分析，首长不愿听你分析，更不能照本宣科地念，你一读一念，首长就紧张，一紧张就出汗，那你也就干到头了！”

“出汗？谁不出汗？”

“在毛家湾，若惹得林彪出汗，其严重性不亚于一场政治事故。”田良边说，边带着何一伟向浙江厅走去。

“你见了林彪，别叫‘副主席’什么的。”临上场前，老田

又叮嘱道。看得出，他是多么希望何一伟能顺利闯过这道难关。

“那称呼什么？”

“叫首长，或叫——〇——。”

“——〇——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首长在解放东北时的代号，田野的人都这么称呼，习惯了。叶群叫首长‘育容’，那是他的字号；叶群原名叫‘宜敬’，你记着点，别闹出岔子。”

田良拍拍何一伟的肩膀：“看你天庭方圆，双耳垂肩，福相也。上场吧。”

早饭后，林彪背着手，若有所思地漫步在幽暗的浙江厅。

这间正方形的大厅，所有的装饰和陈设无不展示着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杭州产的浅绿色地毯，宛如西子湖荡漾的微波浮动在脚边。沙发是绿色的绵缎，隐隐地织出了翠绿的园林，连垂落的帷幕也泛着绿色的光泽。

林彪的卧室隐没在绿茵之中。

厚厚的金丝绒帷幕遮住了室外的光线，隔开了喧闹的世界，寂寂无声。林彪怕光，宫灯式的水晶玻璃吊灯从未亮过。不论白天，黑夜，几盏微弱的壁灯，使远近的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、空幻的色调。

偌大的方厅里，投印在地上的那孤零的身影，缓缓地移动着。

据说，平型关战役后，林彪到苏联养伤，由于用矿泉水洗澡，引起硫磺中毒。回国时，医生说患的是“神经性毛孔扩张症。”也许，这病真的带有一种“神经性”，不然，他站在天

安门城楼，长时间地检阅文化革命大军，又如何能神采奕奕呢？

门开了。

“一〇一，休息得怎么样啊？”叶群拖着软绵绵的京腔问候道。

林彪吃过早饭，已快一个小时了。在他用餐时和饭后半小时内，不和任何人讲话，也不能听文件，否则一出汗，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。

“喔，还可以。”林彪答道。

“育容，我最担心你的身体呀，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，人家都盯着你呢。刚才，江清从钓鱼台打来电话，”叶群的眼睛眯起来，胖胖的脸颊堆起几缕笑纹，“她问候你，希望林副主席多多保重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我从东北调来一位秘书，就是上次跟你说的”。叶群坐在丈夫右边的沙发上，“是不是让他来见见你？”

林彪没有吭声。

“你倒说话呀？”

“噢，什么？”林彪这才抬起头，关注地问道。

“嘻！你怎么回事，人家在门口等着呢！”叶群提高了音调。

那，让他进来吧。”

何一伟随田良走进浙江厅。按毛家湾不成文的规定：秘书上去讲文件，应由内勤通知；待秘书进入时，不用报告，不用敲门，这样显得随便些。

“首长，何一伟同志来了。”田良介绍后，便先退了出去。

“一〇一，这是新调来的何秘书。”叶群微笑着转过脸来。何

一伟立正站着，举起手臂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。

林彪一声不吭，挥挥手示意他坐下。半天才冒出一句：“以后，你进屋不要敬礼，我一见人敬礼，就紧张，就出汗。”

“是！”何一伟小声答应，身上不由一阵燥热。真糟糕！这一点，老田怎么没说起过。

何一伟怯生地坐大林彪的对面，这位世人敬仰的大人物近在咫尺，一举一动都真真切切。那光秃秃的头顶上，仅两耳以下的部位才残留着几根头发。他脸色苍白，面无血色，难道这就是曾经率领千军万马浴血奋战的林彪元帅吗？

“何秘书是东北人，口音容易懂，是我托曾副司令帮着物色的。”和颜悦色的叶群，热情地招呼着：“小何，不用紧，你慢慢讲吧。”

何一伟调整着自己的心绪，轻轻地咳了一下，语调放低，放缓，字句清晰地吐了出来。

“我想讲一下美联社，路透社，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北京8.18大会的反应。”

“好。”林彪点点头。

“8月18日，外电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，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，反应很强烈。普遍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，“何一伟用眼睛瞟着文件，一字一句，速度很慢。“法新社说：从出场领导人的排列看，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，因为首长被排在仅次于主席的第二位。外电还说，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运动，等于是把一艘航船驶向怒涛滚滚的大海，有可能破浪前进，也可能被大海淹没……”

何一伟一住口，林彪便点点头，“你讲的，我听得懂，听得懂。”随即，他站起身，离开座位，悠悠地踱着。

“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林彪问。

“三十三岁。”

“嗯，”林彪没有抽烟的嗜好，手里总喜欢拿着一盒高级火柴。他抽出一根，细长的火柴梗“嚓”的一声，燃着了。

“身体怎么样呀？”

“没什么病。”

“睡眠好吗？”

“躺下就能睡着。”

“要说年轻人啊，”叶群在一旁插嘴，“打呼噜都很有水平。我在四清下乡时就碰上一位……”

对于老婆的喋喋不休，林彪没有任何反响，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平时很少与工作人员谈话，更不用说唠家常了。有的人在“林办”工作多年，林彪竟没有同他讲过一句话。而眼下，他对何一伟真算是优待了。

燃烧的火柴梗，很快熄灭了。林彪凝神端详着那瑟瑟颤动的火苗，好似安徒生童话里的主人公，沉迷在虚幻的梦境之中，而他期待着什么呢？火柴终于燃尽了，冒出一股白烟，他凑到鼻下闻闻，黯然神伤地说：“我不行了，老喽，睡不着觉，吃药也不顶事。”看得出，他对年轻人的健康体魄很羡慕。

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林彪拖着湖北口音问。

“我爱人在长春市，老家在吉林省怀德县的范家屯。”

“范家屯？”林彪笑了，“那地方我知道，解放东北的时候打过仗。气候很冷，冬天不好过，夏天还可以……”林彪说完，又